

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朱門 弟子師事年攷續〉考辨

王奕然*

（收稿日期：2023 年 8 月 4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1 月 12 日）

提要

在宋代理學研究中，朱熹和他的弟子們乃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對象，欲探究朱熹門人的背景，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以及陳榮捷《朱子門人》，皆為必讀的作品。在〈朱門弟子師事年攷〉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中，田中氏歸納《朱子語類》的語料，搭配相關文獻，推估部分門人的師事時間，而陳榮捷《朱子門人》介紹了四百多位弟子的字號、籍貫、生平等資料，亦屢次引用田中謙二推估的從學年分。然而，田中謙二對某些弟子的師事時間的推估，或有缺漏，本文則欲利用其他作品予以補正。

關鍵詞：朱門弟子師事年攷、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田中謙二、朱熹、朱熹弟子

*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朱熹（1130-1200A.D.）為南宋儒學大家，弟子數目眾多，遍佈各地，宋人陸游（1125-1210A.D.）〈方伯謨墓誌銘〉提到：「朱公之徒數百千人」，¹而近人陳榮捷《朱子門人》汰除歷代古籍濫收之人物，介紹了四百六十七位弟子的資料。田中謙二的〈朱門弟子師事年攷〉（以下簡稱〈年攷〉）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以下簡稱〈年攷續〉），根據《朱子語類》的語料，以及其他書劄，歸納許多門人的從學時間，乃是研究朱熹門人的重要作品，獲得學者們的稱許，²陳榮捷的《朱子門人》一書，亦屢次徵引田中氏的看法。不過，考察田中氏的論述，部分弟子的師事年分或有缺漏，本文欲利用相關典籍予以補正。

二、對〈年攷〉和〈年攷續〉之考辨

針對朱熹門人從學年分，束景南的《朱熹年譜長編》、方彥壽的《朱熹書院門人考》，以及田中謙二的〈年攷〉和〈年攷續〉皆有相關論述。《朱熹年譜長編》詳加介紹朱熹的生平經歷，亦旁及少數門人的師事情況，如黃榦（1152-1221A.D.）、陳文蔚（1154-1239A.D.）等。《朱熹書院門人考》則羅列寒泉精舍時期的弟子、武夷精舍時期的弟子、考亭滄洲精舍的弟子，考證他們的從學時間。至於〈年攷〉和〈年攷續〉，亦是廣引各項文獻，論證某些朱門弟子的師事年分，極具學術價值，不過，資料浩繁，疏漏難免，本文欲利用相關

¹ 宋·陸游：《渭南文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590。

² 姑舉數例，如陳榮捷〈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提到：「最近日本學者田中謙二著〈朱門弟子師事年攷〉。1973年與1975年發表於《東方學報》，目的在考定弟子師事朱子次數與年期，詳考《朱子語類》與《朱子文集》，洵為徹底之作。」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頁273。鄧慶平提到：「田中主要根據《朱子語類》中的雙行小注以及語錄中的兩名以上弟子同席記錄的痕跡，進行了分類與比勘，並參以《朱子文集》以及宋人的文集等一手資料，對朱門弟子的師事年次分別做了詳細的考證。……這項研究（即〈朱門弟子師事年攷〉）一問世，就受到了朱子學研究者們的一致關注，成為研究朱子與朱子門人及《朱子語類》的必讀書籍。」鄧慶平：《朱子門人與朱子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2。廖明飛提到：「20世紀70、80年代，朱子門人的考證與研究獲得突破，以田中謙二博士（1912-2002）〈朱門弟子師事年考〉與陳榮捷先生（1901-1994）《朱子門人》，為最具影響力的代表性成果。……田中博士考定門人師事朱子年次、時期，為判斷《語類》問答、《文集》書信的具體時間提供了依據，為考察朱子思想的變化，追蹤其演變軌跡提供了堅實和可靠的基礎，厥功至偉。」廖明飛：〈陳榮捷《朱子門人》商兌〉，《思想與文化》第20輯（2017年8月），頁166-167。

材料，補足、糾正田中氏的若干推論。以下，依序考辨〈年攷〉、〈年攷續〉對這些門人從學年分的論述。

（一）廖德明

廖德明（1138-1236A.D.），字子晦，田中謙二〈年攷〉認為其人六次從學於朱門，分別在乾道九年（1173A.D.）、淳熙五年（1178A.D.）前後、淳熙十三年（1186A.D.）前後、紹熙二年（1191A.D.）、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五年（1199A.D.）末。³不過，朱熹〈林井伯·八〉提到：「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⁴內容提及朱熹六十九歲，可知這封書信撰於慶元四年（1198A.D.），廖氏此年亦與朱熹相聚。田中氏以為，慶元年間，廖德明僅在慶元五年（1199A.D.）末從學朱門，此說有待商榷。

另外，田中氏以為，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五年（1199A.D.）末，乃是其人第五次、第六次從學朱門。但於《朱子語類》中，葉賀孫（1167-1237A.D.）記錄：「子晦將赴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例階墀，如何？』……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卻指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⁵葉錄所謂「趙丞相」，乃是趙汝愚（1140-1196A.D.），根據《宋史·宰輔表四》，趙氏擔任丞相，始自紹熙五年（1194A.D.）八月，止於慶元元年（1195A.D.）二月，⁶可知廖德明在這段期間亦在朱門。

（二）黃榦

黃榦，字直卿，根據田中謙二〈年攷續〉，其人師事朱熹，共有八次，分別在淳熙三年二月至七年（1176-1180A.D.）、淳熙八年（1181A.D.）、淳熙十年（1183A.D.）春、淳熙十一年正月至十五年（1184-1188A.D.）、紹熙元至二年（1190-1191A.D.）、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左右、紹熙五年十一月至慶元二年（1194-1196A.D.）、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⁷不過，按照黃榦弟子鄭元肅（生卒不詳）所錄、陳義和（生卒不詳）所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淳熙六年（1179A.D.）四月，「伯兄檢法府君卒，先生奔

³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東方學報》第44期（1973年2月），頁189。

⁴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頁5186-5187。

⁵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82年，影印南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卷91，禮八，雜儀，頁3705-3706。

⁶ 元·脫脫等著：《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2514。

⁷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東方學報》第48期（1975年12月），頁276。

喪還家」，而「七年庚子，先生尚留福州。……案先生今歲始與文公有經年之別。」⁸可知淳熙六年四月至淳熙七年（1179-1180A.D.），黃榦和朱熹並未相聚，兩人再次見面，乃是「八年辛丑閏三月，文公代歸，先生從行，同遊盧阜之陰。」⁹田中氏所言，似乎有誤。另外，根據〈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淳熙十三年（1186A.D.）三月，「仲兄奉太夫人官于沙邑。先生自建安往來省侍。」隔年，「文公命季子在（案：朱在）從學于沙邑。」¹⁰可知淳熙十三至十四年（1186-1187A.D.）間，黃榦在沙邑侍奉母親，而不在朱門求學。

田中氏以為，紹熙元至二年（1190-1191A.D.）、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左右，乃是黃榦第五次、第六次從學朱門。依據〈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紹熙三年（1192A.D.）冬，黃榦「自三山如建安」，隔年春，「自建安歸三山所居鍾山趙氏館。」直到紹熙四年（1193A.D.）冬，才因「仲兄奉太夫人之官衢州，又如建安。」¹¹師生相處時間雖然不長，然而，紹熙三年（1192A.D.）冬，黃榦確實在朱門求學，〈年攷續〉或有闕漏。

（三）楊方

楊方（1134-1211A.D.），字子直，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分別在乾道六年（1170A.D.）、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¹²楊氏始學於乾道六年（1170A.D.），¹³於《朱子語類》中，錄有「庚寅所聞」二百餘條。不過，彭國忠的〈朱熹佚書二通考〉，考辨《鳳墅殘帖釋文》所留存的朱子散佚書割，根據第二封佚書「若開斷未去，不知子澄更能一來視之否？臨汀楊子直在此，相聚甚樂，更得賢者臨之，幸也。公度若歸，能與俱來，甚佳。許、陳諸君能攜以來，尤所願耳」等語，推估楊方於淳熙六年（1179A.D.），亦與朱

⁸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宋·黃榦：《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0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815。朱熹〈答呂伯恭·十九〉提到：「以此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是黃直卿先為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聞兄喪歸去，此事益難就緒矣。」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1349。

⁹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815。

¹⁰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816。

¹¹ 宋·鄭元肅錄，宋·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818。

¹²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321。

¹³ 朱熹〈答胡廣仲·六〉提到：「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問亦不易得也。」〈答蔡季通〉亦提到：「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某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下來，就此寫卻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俟某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已知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矣。」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1815、4932。

熹相聚。¹⁴同年四月，朱熹和楊方等人同遊玉淵、三峽，作〈題棲賢磨崖〉。¹⁵

淳熙七年（1180A.D.），朱熹和蔡元定（1135-1198A.D.）、楊方等人同遊，作〈華蓋石題誌〉。¹⁶朱熹〈答曹晉叔·二〉提到：「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道以歸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

¹⁷敬夫（張栻，1133-1180A.D.）得疾在淳熙六年（1178A.D.）冬，卒於隔年二月，¹⁸可知楊方於這段期間，曾與朱熹相見，非如田中氏所言，只在乾道六年（1170A.D.）、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

朱熹〈答劉晦伯〉提到：「所論經界利害極為明白。……而楊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為汀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似有理。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望其思量到子直所憂處也。」¹⁹朱熹欲行經界，在紹熙元至二年（1190-1191A.D.）間，²⁰可知楊

¹⁴ 彭國忠提到：「『若開斷未去，不知子澄更能一來視之否』一節文字中，子澄自是劉清之。據《長編》，劉清之淳熙六年六月來南康軍，七月立秋日隨朱熹同遊三峽、臥龍等名勝，朱熹有〈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金判教授二同寮星子令約周君段君同遊三峽過山房登折桂分韻賦詩得萬字輒成十韻呈諸同遊〉詩，蓋劉清之于立秋日遊玩後即歸清江。〈佚書一〉說明劉清之在八月九日前早已離開，故朱熹邀其一晤。『臨汀楊子直在此』，謂楊方在南康軍。……李呂〈跋晦翁遊大隱屏詩〉『……淳熙己亥（按：即六年），公為南康守。臘中適宴過客，某與武寧丞楊君子直集于幕府之敬老亭，金判楊君子美實主其事……』則此年冬，楊方確實在朱熹南康軍。『公度若歸，能與俱來，甚佳』，公度應指劉孟容，字公度，清江人。……該年八月尚來廬山請朱熹為其父龜年作墓表（參《長編》），可能墓表寫成後即持以歸。」彭國忠：〈朱熹佚書二通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2期（2006年3月），頁14-15。

¹⁵ 朱熹〈題棲賢磨崖〉提到：「新安朱某奉陪高川蘇史君、閩中錢別駕、簽書楊子美、博士楊元範、星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邯鄲段仲衡、濂溪周師溫，因遊臥龍，遂至玉淵、三峽。……淳熙己亥四月上休日。」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5267。

¹⁶ 朱熹〈華蓋石題誌〉提到：「朱仲晦父與王之才、楊子直、蔡季通、胡子先、鄧邦老、胡仲開同飲此石，望五老峰。淳熙七年上章困敦孟□癸酉□□書。」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52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53。

¹⁷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981-982。

¹⁸ 朱熹〈答黃直卿〉提到：「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亦提到：「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閣修撰，荊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於江陵之府舍。」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4891、4351。

¹⁹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4976。

²⁰ 朱熹〈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提到：「具位：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767。黃榦〈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亦提到：「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宋·黃榦：《勉齋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方和朱熹見面，也在這段期間。

（四）劉炎

劉炎（生卒不詳），字潛夫，田中謙二根據《朱子語類·朱子語類姓氏》，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淳熙十六年（1189A.D.）、紹熙五年（1194A.D.）。²¹然而，宋人李道傳（1170-1217A.D.）《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潛夫云：『舊曾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出賊去！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²²乃是輔廣（生卒不詳）所錄，屬於「丙辰冬、丁巳春，竹林精舍所錄」，可知慶元二至三年（1196-1197A.D.）間，劉炎亦從學於朱門。

（五）黃卓

黃卓（生卒不詳），字先之，〈年攷續〉認為黃氏從學於朱門，在紹熙二年（1191A.D.）、紹熙四年（1193A.D.）、慶元四至五年（1198-1199A.D.）。²³不過，《朱子語類》有「問道不可離」條，²⁴記錄者為董銖（1152-1214A.D.），標注：「時舉錄云：『夜來與先之論此。先之云【手之不可履】云云，先生曰云云。』」《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亦有此條，乃是「丙辰春，滄洲精舍所聞。」²⁵可知慶元二年（1196A.D.）春，董銖、潘時舉（生卒不詳）、黃卓同時師事朱熹。

（六）李閔祖

李閔祖（生卒不詳），字守約，〈年攷續〉認為其人三次師事朱熹，分別在淳熙十五至十六年（1188-1189A.D.）、紹熙三至五年（1192-1194A.D.）四月、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²⁶不過，於《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中，李閔祖記錄：「閔祖云：『雖是如此，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417。

²¹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96。

²²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43。此書即是李道傳《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的重新編排本。

²³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19。

²⁴ 董銖記錄：「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時舉錄云：『叔重問：『道不可離，自家固不可離，然他也有不能離底意。』』曰：『當參之於心，可離、不能離之間。純說不能離，也不得，不成錯行了也是道！』』……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2，中庸一，第一章，頁 2379。

²⁵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293-294。

²⁶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 319。

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為然。」屬於「乙卯所聞」，²⁷可知慶元元年（1195A.D.），李氏亦曾受業於朱門。

（七）林夔孫

林夔孫（生卒不詳），字子武，〈年攷〉認為林夔孫從學朱門的時間，分別在慶元三年（1197A.D.）、慶元五年（1199A.D.）。²⁸慶元三年（1197A.D.），林氏在書院求學，於《朱子語類》中，記錄「丁巳以後所聞」兩百餘條。不過，林夔孫記錄：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²⁹

此條亦見於《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³⁰記錄者為潘履孫（1174A.D.-?），屬於「甲寅所聞」，可知林夔孫於紹熙甲寅（1194A.D.），曾從學於朱門，非如田中氏所論，僅在慶元三年、慶元五年（1197、1199A.D.）。此外，《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案：此書的底本乃是宋人魏克愚修訂的《徽州刊朱子語類》）記載：「『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亦記載：「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³¹記錄者皆是林夔孫，而類似的文字亦出現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³²記錄者為沈憫（生卒不詳），屬於「戊午所聞」，可知慶元四年（1198A.D.），

²⁷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148。

²⁸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181。

²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8，大學五（或問下），傳五章，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頁636-637。

³⁰ 潘履孫記錄：「履孫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先生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那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894。

³¹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頁176、240。

³² 沈憫記錄：「『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者，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亦記錄：「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1014、1060。

林氏亦在朱門。

另外，同門友人蔡沉（1167-1230A.D.）〈朱文公夢奠記〉提到：「（案：慶元六年三月）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腳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陳器之、葉味道、徐居甫、方伯起、劉成道、趙惟夫，及沉與范益之。』」³³可知慶元六年（1200A.D.），林氏亦曾隨侍朱熹。

（八）楊至

楊至（生卒不詳），字至之，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從學於朱門，在紹熙元至二年（1190-1191A.D.）間、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間、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間。³⁴《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楊至之問：『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四為字當作何音？』先生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為上』，猶言為君。』」³⁵記錄者為董銖，屬於「丙辰春，滄洲精舍所聞」，可知慶元二年（1196A.D.）春天，楊氏亦受業於精舍。

（九）周明作

周明作（生卒不詳），字元興，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從學於朱門，在紹熙三至四年（1192-1193A.D.）間、慶元三年（1197A.D.）、慶元五年（1199A.D.）。³⁶不過，《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周元興問：『甯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先生曰：『甯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為，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智可及也。】……然它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³⁷記錄者為董銖，屬於「丙辰春，滄洲精舍所聞」，可知慶元二年（1196A.D.）春天，周氏亦從學於朱門。

³³ 明·蔡有鷗輯，清·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34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頁793。另外，陳埴，字器之，田中謙二認為陳氏從學於朱門，分別在淳熙十六年（1189A.D.）以前、紹熙四年（1194A.D.）、慶元三年（1197A.D.），觀〈朱文公夢奠記〉可知，慶元六年（1200A.D.），陳埴亦隨侍朱熹，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176。

³⁴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165-166。

³⁵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349。

³⁶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317。

³⁷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344-345。

（十）方士繇

方士繇（1148-1199A.D.），字伯謨，一字伯休。田中謙二〈年攷〉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淳熙十三年至紹熙二年（1186-1191A.D.）間，³⁸但朱熹〈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提到：「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³⁹既言「方生士繇」，可知其人於乾道八年（1172A.D.）已在朱門，此即宋人陸游〈方伯謨墓誌銘〉所謂：「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伯謨甫年尚少，而學甚敏。」⁴⁰

淳熙五年（1178A.D.）七、八月間，朱熹和廖德明、方士繇等人遊雲谷、武夷等處，⁴¹朱熹作〈秋日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彥集登天湖，下飲泉石軒，以山水含清暉分韻賦詩得清字〉、〈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發潭溪，西登雲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題芹溪小隱以貽之，作此以紀其事〉、〈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休同發屏山，西登雲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來會，賦詩記事，以雲臥衣裳冷分韻賦詩得冷字〉等詩。

另外，朱熹〈跋郭長陽醫書〉提到：「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若粗有生意。」⁴²「紹熙甲寅」即紹熙五年（1194A.D.），既言「明年」，可知慶元元年（1195A.D.）夏天，方士繇亦曾拜訪朱熹。是故，田中氏以為其人的師事年分，僅在淳熙十三年至紹熙二年（1186-1191A.D.）間，說法有誤。

（十一）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四次從學於朱門，分別在淳熙十五年（1188A.D.）、淳熙十六年（1189A.D.）九月以後、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元四至五年（1198-1199A.D.）。⁴³不過，陳文蔚〈祭余正叔〉提到：「予與公其生同鄉，……暨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遊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⁴⁴可知陳氏於淳熙

³⁸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83。

³⁹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3990。

⁴⁰ 宋・陸游：《渭南文集》，頁 590。

⁴¹ 朱熹〈答呂伯恭・八〉提到：「熹比與純叟及廖子晦同登雲谷，遂來武夷。數日講論甚適，今將歸矣。」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1339。

⁴²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122。

⁴³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97。

⁴⁴ 宋・陳文蔚：《克齋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十一年（1184A.D.）秋天，曾受業於朱門。

於《朱子語類》中，陳文蔚記錄：「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確磳，色色皆備。……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爆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⁴⁵此詩收錄於《朱子文集》，題目為「丙辰正月三日贈彭世昌歸山」，⁴⁶「丙辰」即是慶元三年（1197A.D.），可知陳氏此年亦在朱門。

（十二）包揚

包揚（生卒不詳），字顯道，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分別在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二年（1196A.D.）、慶元五年（1199A.D.）。⁴⁷包揚先後問學於陸九淵（1139-1193A.D.）、朱熹，⁴⁸於《朱子語類》中，他記錄淳熙十至十二年（1183-1185A.D.）的語料三百餘條。包揚之子包恢（1182-1268A.D.）〈跋晦翁先生二帖〉提到：「某之先君子從學四十餘年，慶元庚申之春，某亦嘗隨侍坐考亭春風之中者兩月。」〈跋晦翁先生帖〉亦提到：「我先君從文公學四十有餘年，受其啓誨最多且久，每於侍下竊聞之。……庚申之春，又嘗躬拜先生于考亭而受學焉。」⁴⁹可知慶元六年（1200A.D.）春天，包揚亦求學於朱門。

（十三）余大猷

余大猷（生卒不詳），字方叔，追隨其兄余大雅（1138-1189A.D.）拜入朱門。⁵⁰田中謙二根據朱熹〈答陳才卿·四〉「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卻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等語，認為「去歲」乃指淳熙十五年（1188A.D.），余大猷從學朱門的時間，則在陳文

書館，1983-1986年），頁83。

⁴⁵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5，陸氏，頁4783。

⁴⁶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308。

⁴⁷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313。

⁴⁸ 陸九淵〈與包顯道·二〉提到：「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卻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宋·陸九淵：《陸九淵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85。朱熹〈答曹立之·一〉提到：「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答顏子堅〉亦提到：「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2371、2645。

⁴⁹ 宋·包恢：《敝帚叢畧》，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758。

⁵⁰ 陳文蔚〈余正叔墓碣〉提到：「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外科舉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帥，相繼而往。」宋·陳文蔚：《克齋集》，頁95。

蔚歸鄉的淳熙十六年（1189A.D.）。⁵¹不過，《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乃是李閔祖所錄，屬於「戊申所聞」，⁵²可知淳熙十五年（1188A.D.），余氏已在朱門求學。

另外，〈宋朱子定山題名〉記載：「紹熙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歸重遊鄭君次山園亭。……林擇之、余方叔、朱耀卿、吳宜之、趙誠父、王伯紀、陳秀彥、李良仲、喻可忠俱來。」⁵³可知紹熙五年（1194A.D.），余大猷再度隨侍朱熹。

（十四）董銖

董銖，字叔重，〈年攷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元元至二年（1195-1196A.D.）。⁵⁴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有董銖記錄的一百九十多條語料，屬於「丙辰春，滄洲精舍所聞」、「丙辰夏，滄洲精舍所聞」，可知董氏於慶元二年（1196A.D.）春、夏，確實從學於朱門。不過，淳熙十四年（1187A.D.），董銖和程端蒙（1143-1191A.D.）拜訪朱熹，⁵⁵請求他撰寫跋文，朱熹〈跋程、董二先生學則〉則提到：「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⁵⁶既稱「友生」，可知董氏此年已師事朱熹。《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記載：「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⁵⁷記錄者為董銖，《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亦有此條，⁵⁸出自李方子之手，屬於「戊申五夫所聞」，可知淳熙十五年（1188A.D.），董氏亦從學於五夫。

同門友人黃榦〈董縣尉墓誌銘〉提到：「榦嘗從游于晦菴先生，今四十年矣，相與始終周旋最久且厚者，惟叔重為然，宜其疾且革而不予忘也。……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于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

⁵¹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93。

⁵²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130。

⁵³ 清・阮元編：《兩浙金石志》，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輯：《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第 1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頁 10438。

⁵⁴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326。

⁵⁵ 朱熹〈答滕德粹·十二〉提到：「熹冬來卻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2248。

⁵⁶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058。

⁵⁷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88。

⁵⁸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221。

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于林竹精舍，命叔重長其事。」⁵⁹可知董銖在慶元以前，多次從學於朱門。另外，朱熹〈與侄六十郎帖慶元五年〉提到：「八月廿日，書報六十郎賢姪。叔重人來，得書，知比日為況安佳，足以為慰。」⁶⁰可知慶元五年（1199A.D.）八月，董銖亦與朱熹相見。

（十五）陳剛

陳剛（生卒不詳），字正己，〈年攷續〉根據朱熹〈答黃直卿〉（「前書所論鬼神之說」此信）的撰寫時間，推估其人拜訪朱熹，應在慶元二至四年（1196-1198A.D.）間。⁶¹不過，朱熹〈答黃直卿〉提到：「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遷居擾擾，中亦有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己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⁶²所謂「遷居」，乃指朱熹於紹熙二年（1191A.D.）五月歸返建陽，⁶³隔年遷入新居，⁶⁴可知陳剛來訪，在紹熙二至三年（1191-1192A.D.）間。

（十六）黃螢

黃螢（1150-1212A.D.），字子耕，〈年攷〉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共計三次，在淳熙十五年（1188A.D.）、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五年（1199A.D.）。⁶⁵淳熙十五年（1188A.D.），黃螢從學於朱門，⁶⁶於《朱子語類》中，他記錄「戊申所聞」三百餘條。不過，於《朝鮮

⁵⁹ 宋·黃榦：《勉齋集》，頁453-454。

⁶⁰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50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68。

⁶¹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346。

⁶²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4902-4903。

⁶³ 陳淳記錄：「（案：紹熙二年）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祕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6，朱子三，外任，漳州，頁4217-4218。朱熹〈與留丞相書·七七月十日〉亦提到：「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賤跡，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1081。

⁶⁴ 朱熹〈答朱魯叔〉提到：「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5211。《陸象山集·年譜》記載：「（案：紹熙三年）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期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宋·陸九淵：《陸九淵集》，頁511。

⁶⁵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171。

⁶⁶ 朱熹〈答黃直卿〉提到：「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4898。

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中，黃齋記錄：「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⁶⁷同一條語料，《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標注記錄者為輔廣，屬於「丙辰冬、丁巳春，竹林精舍所錄」，⁶⁸是故，慶元二至三年（1196-1197A.D.）間，黃氏亦在朱門。

（十七）黃義剛

黃義剛（生卒不詳），字毅然，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末。⁶⁹不過，於《朱子語類》中，黃義剛記錄：「《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啟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⁷⁰同樣的文字亦收錄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錄者為龔蓋卿（生卒不詳），屬於「甲寅所聞」，⁷¹可知紹熙五年（1194A.D.），黃義剛也在朱門求學。是故，田中氏認為其人的師事年分，僅在紹熙四年（1193A.D.）、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末，實有待商榷。另外，於《朱子語類》中，黃義剛記錄：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書讀。」夔孫錄云：「包顯道待坐，先生方修書，語之曰：『公輩逍遙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包曰云云。」先生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夔孫錄云：「顯道請先生為諸生說書。」先生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直卿與某相聚多年，平時看文字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可為某說一遍。」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讓」。顯道云：「可以只將昨日所說『有子』章申之。」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復歷敘聖賢相傳之心法。⁷²

根據〈朱子語類姓氏〉，黃氏所錄，在紹熙四年（1193A.D.）以後，包揚、林夔孫、黃榦亦在現場。攷宋人鄭元肅所錄、陳義和所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這條語料寫在慶元二年（1196A.D.）秋，⁷³可知黃義剛此時亦在朱門求學。另外，於《朱子語類》中，黃義

⁶⁷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108。

⁶⁸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31。

⁶⁹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81。

⁷⁰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6，易二，綱領上之下，卜筮，頁 2598-2599。

⁷¹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813。

⁷²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9，朱子十六 訓門人七，頁 4582-4584。

⁷³ 宋·鄭元肅錄，陳義和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頁 821。

剛記錄：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卻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卻乖，卻做罪過。」⁷⁴

所謂「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內容見於陳淳（1159-1223A.D.）所撰「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條、⁷⁵黃義剛所撰「又問孔子惡鄉原」條，⁷⁶兩人同座而異錄。按照《朱子語類·朱子語類姓氏》，黃氏所錄，皆在紹熙四年（1193A.D.）以後，陳氏所錄，在紹熙元年或慶元五年（1190、1199A.D.），⁷⁷兩人能同時聽聞朱熹此語，可知「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條、「又問孔子惡鄉原」條，均寫在慶元五年（1199A.D.）。⁷⁸是故，既稱「去冬」，可知「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條，應記錄於慶元六年（1200A.D.）。所謂「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即黃義剛所撰「問色取仁而行違」條，⁷⁹既稱「今春」，則「問色取仁而行違」條亦寫在慶元六年（1200A.D.）。由此可知，黃義剛於慶元六年（1200A.D.）仍在朱門求學，非如田中氏所言，止於慶元五年（1199A.D.）末。

⁷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7，論語二十九，陽貨篇，鄉原德之賊章，頁1885。

⁷⁵ 陳淳記錄：「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5，老子，老子，頁4788。

⁷⁶ 黃義剛記錄：「又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卻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卻是出倫理之外。它自處得雖甚卑，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卻是出於倫理之外，其說煞害事。如鄉原，便卻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未害倫理在。』」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6，歷代三，頁5205。

⁷⁷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70、72。

⁷⁸ 陳淳〈竹林精舍錄後序〉提到：「己未冬，始克與妻父同為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見於書樓下之閣內。……晚過竹林書舍止宿，與宜春胡叔器、臨川黃毅然二友會。」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574。依據〈竹林精舍錄後序〉，陳淳前來考亭求學，在慶元五年十一月，黃義剛當時亦在朱門。

⁷⁹ 黃義剛記錄：「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卻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卻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2，論語二十四，顏淵篇下，子張問士章，頁1740。

（十八）葉賀孫

葉賀孫，字味道，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二年（1191A.D.）、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元四年（1198A.D.）、慶元六年（1200A.D.）。⁸⁰不過，同門友人陳文蔚〈祭葉殿講〉提到：「猗嗟葉兄，登門最早。同學語我，謂其深造。往來參辰，初未之識。」⁸¹可知葉賀孫的從學時間早於陳氏，按照陳文蔚〈祭余正叔〉、〈甲辰九月初訪晦菴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所言，陳文蔚首次從學朱門，在淳熙十一年（1184A.D.）九月，⁸²是故，葉賀孫在此年之前，已經受業於朱熹。宋人王遂（生卒不詳）〈文修公行狀〉提到：「淳熙辛丑三月庚戌，承父命入閩，就文公朱元晦先生游隨雲谷間。」⁸³可知葉氏從學於朱門，或許就在淳熙八年（1181A.D.），觀此，田中謙二以紹熙二年（1191A.D.）為葉賀孫首度從學的時間，似有錯誤。

另外，《朱子語類》記載：「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卻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⁸⁴出自湯泳（生卒不詳）之手，《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亦有此條，標注：「泳，賀孫錄同」，⁸⁵可知湯泳和葉賀孫同時在場。查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此條的記錄者為湯泳，屬於「乙卯所聞」，⁸⁶可知慶元元年（1195A.D.），葉氏亦曾從學於朱熹。

（十九）竇從周

竇從周（1135-1196A.D.），字文卿，〈年攷〉認為其人從學於朱門，在淳熙十三年（1186A.D.）、紹熙五年（1194A.D.）。⁸⁷不過，《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記載：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攷耳。（從周。董銖錄同）⁸⁸

類似的文句亦出現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李方子記錄：「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

⁸⁰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65。

⁸¹ 宋・陳文蔚：《克齋集》，頁 89。

⁸² 宋・陳文蔚：《克齋集》，頁 83、119。

⁸³ 清・葉愈久纂：《葉氏宗譜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 962。

⁸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6，大學三，傳二章釋新民，頁 507。

⁸⁵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206。

⁸⁶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 905。

⁸⁷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 175。

⁸⁸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 1237。

利害而輕廢，則但可以為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考耳。」此條屬於「戊申五夫所聞」，⁸⁹可知竇從周和李方子曾在淳熙十五年（1188A.D.）同座聽講。

（二十）輔廣

輔廣，字漢卿，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在紹熙四或五年（1193、1194A.D.）、慶元三年（1197A.D.）十二月前後、慶元四年（1198A.D.）六月以前。⁹⁰不過，《朱子語類》記載：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勸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⁹¹

查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輔廣記錄朱熹「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等語，⁹²屬於「甲寅都下所聞」，紹熙甲寅（1194A.D.）既是「前年」，是故，輔氏發言的時間必在慶元二年（1196A.D.）。另外，查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輔廣所錄的語料，有「甲寅都下所聞」十三條、「丙辰冬、丁巳春，竹林精舍所錄」兩百多條，可見輔廣確實在慶元丙辰（1196A.D.）末、慶元丁巳（1197A.D.）初，前往精舍求學。

慶元年間，偽學之禁興，朱熹〈答呂子約·十九〉提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⁹³〈答黃直卿〉亦提到：

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卻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

⁸⁹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220-221。

⁹⁰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213。

⁹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4，朱子一，自論為學工夫，頁4170。

⁹²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1。

⁹³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2206。

勢決難久存，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著也。謝表謾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為元善所刪。⁹⁴

所謂「毀《語》、《孟》板」，即指慶元二年（1196A.D.）六月，國子監乞毀朱熹《四書集注》及《語錄》等書。⁹⁵所謂「謝表」，即指慶元三年（1197A.D.）初，朱熹上〈落職罷宮祠謝表〉和〈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內容提到：「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寮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祇受訖者」、「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⁹⁶〈答黃直卿〉既言「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可知兩人在慶元二、三年（1196-1197A.D.）間，曾從學於朱門。

（二十一）李儒用

李儒用（生卒不詳），字仲秉，田中謙二認為其人師事朱熹，始於紹熙四年（1193）八月，慶元五年（1199A.D.），再次從學於朱門。⁹⁷於《朱子語類》中，他記錄「己未所聞」六十餘條，「己未」即慶元五年（1199A.D.）。《朱子語類》記載：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儒用畧。）⁹⁸

《朱子語類》並未保留李氏記下的語料，不過，查閱《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李儒用記錄：「天理、人欲，迭為消長，如劉、項相持於滎陽、成臯之間，此進一步則彼退一

⁹⁴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4398-4399。

⁹⁵ 朱熹〈答孫敬甫·四〉提到：「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跡蓋未可保。……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毀板事近復差緩，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3154-3156。《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記載：「（案：慶元二年）六月十五日，國子監言：『已降指揮風諭士子專以《語》、《孟》為師，以六經、子、史為習，毋得復傳《語錄》，以滋盜名欺世之偽。《進卷》、《待遇集》並近時妄傳《語錄》之類，並行毀版。……乞許本監行下諸州及提舉司，將上件內書板當官劈毀。』從之。」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頁6545。

⁹⁶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4224、4225。

⁹⁷ 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頁168。

⁹⁸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學七，力行，頁357。

步，看是那個勝得。」⁹⁹此即「儒用略」的內容，曾祖道（生卒不詳）、李儒用所撰，語句、文意頗為接近，應是同座而異錄。曾氏記下的這段文字，亦留存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¹⁰⁰屬於「丁巳所聞」，可知慶元三年（1197A.D.），李儒用曾受業於朱門。

三、結論

朱熹門人眾多，闡揚師說，在當代及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力。明代以降，許多作品如《考亭淵源錄》、《道南源委》、《宋元學案》等，詳細介紹弟子們的生平及思想。除了中國以外，日本學者如佐藤仁、吉田公平、田中謙二等，亦深入研究朱子學派，其中，田中氏的〈年攷〉和〈年攷續〉，參酌《朱子文集》、《朱子語類》各書，推估部分弟子的從學時間，頗具貢獻。不過，朱門弟子數量眾多，資料紛雜，難免錯漏，若是利用相關文獻，實可佐證〈年攷〉和〈年攷續〉的說法，¹⁰¹亦可補足及糾正這兩篇文章。

姑舉數例，就補足處來說，田中氏論廖德明的師事年分，並未包括慶元四年（1198A.D.），實則根據朱熹〈林井伯·八〉，廖氏此年曾前來問學。關於楊方，田中氏以為其人從學朱門，在乾道六年（1170A.D.）、慶元五至六年（1199-1200A.D.）。不過，根據《鳳墅殘帖釋文》留存的書信，以及〈華蓋石題誌〉，可知淳熙六至七年（1179-1180A.D.）間，楊方亦在朱門。另外，田中氏認為包揚從學朱門，在紹熙四年、慶元二年、慶元五年（1193、1196、1199A.D.）。實則依據包氏之子包恢〈跋晦翁先生二帖〉、〈跋晦翁先生帖〉等文，可知慶元六年（1200A.D.）春，包揚仍在朱門求學。至於陳文蔚，田中氏以為，其人師事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8A.D.）、淳熙十六年（1189A.D.）九月以後、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元四至五年（1198-1199A.D.）。然而，依據陳文蔚〈祭余正叔〉，可知淳熙十一年（1184A.D.）

⁹⁹ 宋·魏克愚修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頁151。

¹⁰⁰ 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956。

¹⁰¹ 舉例來說，田中謙二以為，曹叔遠從學於朱門，在慶元二年（1196A.D.）以後，實則《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載：「曹器遠說〈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云云。先生云：『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記錄者為李閔祖，屬於「丁巳所聞」，可知慶元三年（1197A.D.），曹氏確實受業於朱熹，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342；宋·李道傳編，徐時儀、潘牧天整理：《朱子語錄》，頁164。另外，田中謙二認為，程永奇從學於朱門，在慶元二年（1196A.D.）以前，實則根據宋人葉秀發〈格齋先生程君永奇墓誌銘〉「君諱永奇，字次卿。……父諱先，以長子恩累贈履正大夫。……文公先生省墓婺源，履正公挈君往拜請受教焉，因令君侍歸建安，問難究詰」等語，可知程氏拜入朱門，在朱熹省墓的淳熙三年（1176A.D.），日·田中謙二：〈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頁346；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177。

秋天，陳文蔚和余大雅皆受業於朱門。

就糾正處來說，如田中氏以為黃榦第一次從學朱門，在淳熙三年二月至七年（1176-1180A.D.），然而，依據宋人鄭元肅所錄、陳義和所編〈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可知淳熙六年（1176A.D.）四月，黃榦因伯兄之喪而返家，直到淳熙八年（1181A.D.）三月，才與朱熹會面。關於余大猷，田中氏以為其人從學朱門，在淳熙十六年（1189A.D.），實則宋人李道傳所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記錄了余大猷和朱熹的對話，這條語料乃是「戊申所聞」，可知淳熙十五年（1188A.D.），余氏已在朱門求學。至於陳剛，田中氏根據朱熹〈答黃直卿〉此信，推估其人拜訪朱熹，在慶元二至四年（1196-1198A.D.）間，不過，〈答黃直卿〉提及「遷居」，應指紹熙二至三年（1191-1192A.D.）間，朱熹返回建陽，而後遷入新居，田中氏的說法有待商榷。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包恢 BAO, HUI：《敝帚蕞畧》*Bi Zhou Gao Lue*，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7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朱熹 ZHU, XI 著，陳俊民 CHEN, JUN-MIN 編：《朱子文集》*Zhu Zi Wen Ji*（臺北 Tai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De Fu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2000 年）。
- 宋·李道傳 LI, DAO-CHUAN 編，徐時儀 XU, SHI-YI、潘牧天 PAN, MU-TIAN 整理：《朱子語錄》*Zhu Zi Yu L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6 年）。
- 宋·陸九淵 LU, JIU-YUAN：《陸九淵集》*Lu Jiu Yuan J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eezen Online Company Ltd.，1981 年）。
- 宋·陸游 LU, YOU：《渭南文集》*Wei Nan Wen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陳淳 CHEN, CHUN：《北溪大全集》*Bei Xi Da Quan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陳文蔚 CHEN, WEN-WEI：《克齋集》*Ke Zha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7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黃榦 HUANG, GAN：《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Mian Zhai Xian Sheng Huang Wen Su Gong Wen Ji*，收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LIBRARY PRESS 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Bei Jing Tu Shu Guan Gu Ji Zhen Ben Cong Kan* 第 90 冊（北京 Beijing：書目文獻出版社 Catalogs &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
- 宋·黃榦 HUANG, GAN：《勉齋集》*Mian Zha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Zheng Zhong Book Company，1982 年，影印南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

- 宋・魏克愚 WEI, KE-YU 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The Korean Manuscript Of "Zhu Zi Yu Lei"*（京都 Kyoto：中文出版社 Zhong Wen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2 年）。
- 元・脫脫 TUO TUO 等著：《宋史》*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1 年）。
- 明・程敏政 CHENG, MIN-ZHENG：《新安文獻志》*Xin An Wen Xian Zh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7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明・蔡有鷗 CAI, YOU-KUN 輯，清・蔡重增 CAI, ZHONG-ZENG 輯：《蔡氏九儒書》*Cai Shi Jiu Ru Shu*，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輯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第 346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Solemn Culture Business，1995 年）。
- 清・阮元 RUAN, YUAN 編：《兩浙金石志》*Liang Zhe Jin Shi Zhi*，收入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 輯：《石刻史料新編》*Shi Ke Shi Liao Xin Bian* 第 1 輯第 14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1982 年）。
- 清・徐松 XU, SONG：《宋會要輯稿》*Song Government Manuscript Compendium* 第 7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1976 年）。
- 清・葉愈久 YE, YU-JIU 纂：《葉氏宗譜源流》*Ye Shi Zong Pu Yuan Li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6 年）。

二、近人論著

- 陳榮捷 CHAN, WING-TSIT：《朱學論集》*Zhu Xue Lun J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1982 年）。
- 彭國忠 PENG, GUO-ZHONG：〈朱熹佚書二通考〉“A Study About Two Letters Which Having Been Lost Of Zhu Xi”，《古籍整理研究學刊》*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2006 年第 2 期（2006 年 3 月），頁 14-17。
- 曾棗莊 ZENG, ZAO-ZHUANG、劉琳 LIU, LIN 主編：《全宋文》*Quan Song Wen* 第 250、25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Lexic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6 年）。
- 鄧慶平 DENG, QING-PING：《朱子門人與朱子學》*Zhu Zi Men Ren yu Zhu Zi Xue*（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7 年）。

- 廖明飛 LIAO, MING-FEI：〈陳榮捷《朱子門人》商兌〉“A discussion of Chen Rong Ji’s 《Zhu Zi Men Ren》”，《思想與文化》*Si Xiang yu Wen Hua* 第 20 輯（2017 年 8 月），頁 166-187。
- 日・田中謙二 TANAKA KENJI：〈朱門弟子師事年攷〉“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東方學報》*The Toho Gakuho* 第 44 期（1973 年 2 月），頁 147-218。
- 日・田中謙二 TANAKA KENJI：〈朱門弟子師事年攷續〉“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東方學報》*The Toho Gakuho* 第 48 期（1975 年 12 月），頁 261-357。

Critique of Tanaka Kenji's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and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

WANG, YI-JAN

(Received August 4, 2023 ; Accepted January 12, 2024)

Abstract

Zhu Xi and his students are both important subjects of investigation for researchers of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 and "Disciples of Zhu Zi" are must-reads for those who study the backgrounds of Zhu's students.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and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 summarize the text of "Zhu Zi Yu Lei" and draws on other works to infer when some of the students studied under Zhu. "Disciples of Zhu Zi"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birthplaces and life events of around 400 students of Zhu, while repeatedly quoting Tanaka Kenji's inferences about when those students studied under Zhu. However, Tanaka Kenji's inferences have limitations, which the present study was aimed to address by referencing other works.

Keywords: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 Zhu Men Di Zi Shi Shi Nian Kao Xu · Tanaka Kenji · Zhu xi · Disciples of Zhu Zi

